

ChL 9117.1148

28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OCT 11 1932

~~27~~



漁洋山人文略卷五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劉孔和王遵坦傳

新城王士禎字貽上

劉孔和字節之長山人故明大學士青岳先生鴻
訓子先生天啟中以忤璫罷崇禎元年以少詹事
起田閒與錢龍錫等五人同入相數爲上分別白
黑甚力闢黨忌之居無何惠安伯張慶臻事起羣
小媒孽竟謫戍雁門以死孔和少儻好談兵慕
陳亮辛棄疾之爲人文章豪邁洞達詩尤奇恣崇
禎末流賊自豫復入秦而

太宗兵自喜峰口墻子嶺諸路南下兩薄畿輔連
破齊魯諸郡縣孔和見天下已亂散財結客陰養
死士山東河北輕俠皆歸之甲申三月賊陷京師
賊權將軍某據濟南郡縣皆僞署官吏孔和部勒
賓客激以忠義皆涕泣距躍願殺賊爲故君報仇
於是椎牛饗士起兵長白山中有衆三千人執僞
縣令徇於衆誅之傳檄旁縣所禽戮僞令數人及
聞天兵入關破賊孔和遂率衆南下過青州欲挾
衡王俱南王不可孔和痛哭辭去抵淮駐軍黃河
北是時曹州人劉澤清以東平伯開藩淮上陰忌

其強令客說之使以兵屬焉孔和貴公子性疎放
謂澤清鄉里雅故屢恃舊恩狎侮澤清積不堪且
稍憚其威名陰欲圖之澤清武人不知書旣貴爲
藩鎮好爲詩往往詫示坐客一日高會酒酣出詩
示客次至孔和孔和擲不視大言曰國家舉淮東
千里付足下今敵騎日暮飲江淮未聞北向發一
矢而沾沾言詩詩卽工何益國事況不必工耶澤
清被酒大恚推案起一座震懾不知所爲孔和不
爲動拂衣徐出澤清益不平立遣壯士二十輩追
及舟中拉殺之一軍大譁散歸孔和時年三十一

已而金陵命下以爲副總兵官則孔和死三日矣
孔和長八尺面目如刻畫雙目炯炯射人如電望
之類羽人劍客平居好論天下大計感激憤發鬚
髯怒張嘗賦詩云并無殺者黃江夏豈有食之嚴
鄭公後竟死澤清手蓋識云所著日損堂詩集練
要堂文集各若干卷多可傳

王遵坦益都人太僕少卿滌之子長身少鬚眉狀
類寺人跌宕負奇好飲酒擊劍父滌失勢家居無
日不飲酒叔父袞才而數奇亦跣跣放於酒每飲
酒輒呼遵坦與俱各盡數石酒酣相與賦詩大歌

呼爲樂客至輒不得通顧獨與孔和交善遵坦別
業在家桑谷山水幽奇數與孔和遊止賦詩或屏
人促膝畫地語終日人莫測也王贈劉詩曰驢舂
如柴少羈勒小挫風期非我曹劉亦贈王云何似
冉家好兄弟同心畫出釣魚山齊人皆目笑之以
爲狂生南渡後遵坦爲總兵官亦隸劉澤清孔和
死遵坦懼禍及跳身北走至京師上書獲錄用
肅王入蜀以遵坦從既定川北卽署遵坦都御史
巡撫四川尋病死保寧

論曰陳同父有言亂離戰爭之際往往奇才輩出

文獻卷五
三
故述龍可趙九齡事至潛溪先生著秦士錄豪宕
感激至今想見其人明之末造海內罹兵革者數
十年深山大澤豪傑不乏如孔和遵坦輩不有陳
宋之紀述烏能自見於後世哉

任民育楊定國傳

任民育字厚生濟寧州人居泗水上家世業農民
育始讀書爲儒年二十六補諸生中天啟甲子解
試民育雖書生居嘗倣儻好奇計崇禎戊寅墻子
路之警總河侍郎周鼎北援臨清以運判馮元颺
署濟寧道事城守雅知民育引參軍事會闖人高
起潛軍至所部丁志祥縱兵大掠元颺捕斬數人
起潛大恚責取濟寧不用援兵狀元颺以問民育
決計與之濟寧以安壬午天兵再下山東及濟寧
民育城守益力遂去而攻兗當路知民育有將帥

才於是淮撫史可法以通州請保撫徐標以監軍
請吏部基之授潁州知州潁數被兵民多保聚人
自爲守民育至更團結部署身任師帥兵事之隙
問民疾苦三月潁大治甲申流寇犯闕鳳督馬士
英南奔民育輿櫬於庭集衆誓死守金陵建國史
可法以閣部督師揚州乃舉民育知府事未幾高
傑黃得功爭揚州戰於城外軍中失得功可法將
以黃蜚乙邦才兵攻傑民育力言不可乃止翌日
知得功聞道歸營其能斷大事皆此類也傑爲許
定國所殺麾下自河南竄歸願隸督府可法不納

民育言得此勁旅外可以拒敵內可以制四鎮納
之便弗聽亡何天兵大至民育乘城守禦日夜纂
嚴而可法守舊城衛胤文守新城事權不一會天
雨城圯遂入之民育緋衣坐堂皇天兵至諭降民
育不可飲刃死揚人聞之皆泣下先一日星隕於
署櫪馬皆驚民育自分必死散遣諸妾惟寡女適
劉氏者與一女畱署中至是俱縊死幕客陳美僕
聞道等五人皆從死妾姚氏本揚人投水死三子
鍾華鍾蘭鍾崧走匿民間得免

楊定國亦濟寧人遠祖浩成化中爲太學生會帝

幸佛寺浩遮道上書諫帝嘉納卽爲回輦由是名
聞天下歷官至都御史定國少補州學生甲申
本朝定鼎以戶部侍郎王鰲永招撫山東檄至濟
寧士大夫議歸附定國棄其家附舟南下趣金陵
依故濟守王孫蕃孫蕃是時爲御史用事未幾孫
蕃出按江西寄家杭州定國從之杭金陵不守天
兵徇浙西路王迎降魯王監國於越畫江而守定
國杖策渡江上謁授行人司行人未幾江上師潰
定國一夕呼酒痛飲闔戶雉經以死貧不能歸葬
其子某殯於僧寺

王士禎曰予以順治庚子理揚州士大夫爲予述
民育事甚烈民育畢命處在太守廳事西偏血凝
碧陰雨猶彷彿可見時距其死十六年矣會修郡
誌民育死節事略而不書予懼其無傳也得楊諭
德士聰所述任揚州始末略之爲傳定國與民育
生同里先後死義因牽連書之

少司徒焦公傳

公諱毓瑞字輯五別字石虹姓焦氏其先棗強人
始祖成永樂中徙章丘之清平鄉大王父瑁贈都
御史王父馨萬曆辛丑進士巡撫寧夏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卒贈工部左侍郎考日芬建昌府推官
贈太僕寺卿妣張贈夫人初中丞公爲大名監司
公生於官舍幼不好嬉戲動中規矩讀書日十行
下章丘令南皮湯君號知人一見器之曰公輔材
也順治丙戌秋復行鄉試舉東省明年丁亥舉禮
部已丑釋褐改國史院庶吉士辛卯授廣東道監

察御史壬辰奉

命巡視京通二倉爬梳夙弊奸

胥絜息

世祖章皇帝駐蹕通州公朝行在特賜貂裘蟒服
故事非閣部大臣不得賜蓋異數云癸巳被命
巡按宣大兼理學政雲中當姜瓖畔逆之後人心
駭跪公至招流冗嚴保甲課農桑葺學校勤考課
修城浚池存問孤寡邊人誦之未及瓜而撤差之
旨下士民泣送者百里不絕丙申巡視河東鹽
政舊例每包以鹽二百斤爲率踰額罪及商賈公
爲酌定成規不羸不縮商民便之在事一載苞苴

不行歸裝惟樸被圖書而已尋宅父憂庚子補雲
南道御史辛丑

今上御極遂掌河南道事癸卯內陞公在臺首尾
十三年凡所建白務存國體不谿刻近名不黨同
伐異然邪正是非之介持之毅然亡所鯁避

上以是信公孤立無黨援其受知兩朝蓋以此

需次歸侍太夫人子舍凡八年而太夫人歿癸丑

起田閒用新例借補廣西道御史尋陞太常寺少

卿進通政使司左通政甲寅進太僕寺卿戊午進

太常寺卿己未進通政使司通政使會京察一日

奏事畢

上召公至御座側親詢屬員甲乙次第公奏對稱

旨

上霽顏顧閣臣曰焦某敷奏詳明可稱老成練達
自是受知益深未幾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尋進
刑部右侍郎矜慎庶獄每九卿會議朝堂公言必
盡終無所依違太湖縣民因事行財法司擬以授
受同科律應死公獨曰受者百二十金乃爲滿貫
以授者分計三人各四十金法止杖耳律云皆計
所得是其證也奏請得末減遂爲定例 皇陵栽

相人三十三人賂部胥七白金法司擬滿貫律當
死公援前例力爭亦得末減山東饑高苑民十三
人持囊橐向大姓索糧有司以盜論傅大辟公謂
是不過饑民冀緩須臾之死囊橐豈兵仗耶左都
御史蔚州魏公是公議竟從寬典先是官司寇者
端毅龔公之博大端恪姚公之鎮密爲朝論所推
時以公爲無愧奉 特旨調兵部右侍郎知貢舉
轉左侍郎淮安有商三十三人舟自廟灣趨膠州
遇颶風引至朝鮮執送京師議者謂犯禁通海應
下西曹其人辨言有官給照票墮水失去公議行

查淮安將弁有無給照事立辨竟送法司罪難釋
矣已而巡撫咨覆實給照事遂得白其所平反率
此類也秋 賜宴西苑頒賚表裏菱藕其冬雲南
平壬戌上元 賜宴乾清宮

上手金卮賜酒 詔賦栢梁體詩公有天河洗甲

通蠻鄉之句二月奉 命告祭太昊諸陵癸亥上

元復 賜宴乾清宮賜綵緞滇馬甲子戶部侍郎

缺

上特諭吏部焦某操守可嘉可戶部公自司寇移
佐司馬自司馬移佐司徒皆出一特簡廷臣亡與

比然食少事多未幾而病作予在成均日嘗從容
爲公言山居甚適公以方在中樞兵事旁午不敢
輒引退旣屢被知遇程書衡石日夕况瘁益不敢
言洗沐以死勤事未及遂初非公志也公外和中
介人不可得而親疎廷議侃侃視首鼠持兩端者
若將浼焉諸公卿或有異同卒折而從公則公至
誠有以感之也使公無死且晚且枋用然清白聞
於

主上至誠信於同列其用雖未究亦可以無憾矣
公居家孝友爲德於鄉黨宗族甚衆不具論論其

立朝之大者

論曰漢郭躬陳寵皆世習律令爲法名家躬斷秦彭之獄寵罷鈇鑕之刑其慶延於世有以也焦公儒者法家非所好然觀廷議數大獄務依矜恕不力求其生不已雖陳郭何加焉今國家重經術絀文法公又以德望結主知方佐致太平而天不憇遺忽焉以及惜哉

馬文毅公傳

公諱雄鎮字錫蕃一字坦公其先登州蓬萊人始祖英占籍遼陽左衛曾祖重德太平府通判有惠政建祠赭山祖與進考鳴珮總督江南江西兵部尚書爲開國名臣事具國史妣孟氏誥封夫人公以從龍大臣子順治中起家工部副理事官營造

孝陵遷宗人府啟心郎以資望擢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進內國史院學士

上才之以爲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未行改撫廣西

陞辭 賜 御服以示優異時粵西多盜賊王道榜等寇左江妖僧某偽挾明宗亂右江莫扶化等連諸徭獯躡平梧諸郡所在騁騷公至粵宣布朝廷威德勦撫兼用不數月殲其渠魁餘悉解散於是請復有司邊俸省兵糧脚價除採買之累民者疏上皆報可未幾而吳三桂之變起先是定南孔壯武王鎮廣西死李定國之難以其壻孫延齡爲將軍代領其衆癸丑春都統王永年與延齡訐奏朝議遣大臣往勘至是滇南作逆粵西震動延齡遂殺永年及孟一茂等三十餘人受僞命發兵

反逼巡撫以下更服制繳符篆公具衣冠望 闕再拜闔戶自經不死顧謂子世濟曰賊勢雖深人心尚固脫得一旅疾攻其外從中策應破賊如發蒙振落耳三月遣世濟閒道詣 闕請兵陳賊可破狀六月繼遣其客朱昉以孫國楨賫表潛行赴京師又遣其客李子燮以次子世永行延齡覺之恚勒兵脇公公引佩刀自剄不殊賊囚之別室公絕食數日又不死而三桂遣使命馳僞書以高爵陷公使降公裂書抵地不視幽繫者凡四年會延齡與三桂貳又與叛帥馬雄數治兵相攻丁巳十

月三桂僞將軍吳世琮帥師克桂林殺延齡遂以兵收公既至其營箕踞大罵鬚髯怒張世琮責其不降公叱曰吾爲

天子守茲土義死封疆所不卽死者欲手殲逆賊上報君父耳今討賊志不遂死自吾分毋多言世琮退令諸帥迭遊說更進酒食公推案罵愈厲世琮發怒先殺公幼子世洪世泰遂及公其僕九人皆從死公既死賊暴其尸烏金舖田野中四十日顏色如生有趙天元者亦僞將軍也收瘞桂林之廣福寺夫人李聞難與妾顧氏劉氏二女某某世

濟妻董氏妾苗氏皆自經死妾趙氏等以飢餓前死者又十九人事聞

上震悼贈公太子少保兵部尚書 賜諡文毅以

世濟爲大理少卿

王士禛曰今之巡撫與唐之節度觀察使事權相埒國初以來皆握兵柄後乃稍變易其制一旦有事輒束手而聽命於人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者也以文毅公之才略忠義激發使得戲下一旅叛將念卒必有所忌憚而不敢動縱其跋扈而仗義執言以討不庭鼠子輩豈足道哉既事權不屬

卒以忠烈自見妻妾子女下逮僕隸從死如歸嗚呼惜矣然公之歿也贈官予諡祭葬皆踰常格又御書其神道之碑傳云死王事者加二等公之邀國恩厚矣又何憾哉

孝靖顏先生傳

先生諱伯璟字瑩其字復聖六十六代孫世居曲阜父胤紹明崇禎辛未進士歷官河閒府知府有子三人先生其長也次伯玠次伯珣先生生有異稟狀貌偉麗讀書不屑章句談古人忠孝事輒感激奮發河閒公令鳳陽令江都令邯鄲每以先生從時天下已亂軍書旁午郡縣吏日不暇給先生侍其父凡所區畫多中機宜河閒公以守邯鄲功累遷知河閒府會王師入關薄畿輔河閒孤城無援公衣冠北嚮再拜集家人一室中而自登陴力

守城破急趣歸署闔門舉火自焚死時先生獨與
仲弟伯玠居兗郡道阻不相聞未幾兗亦陷先生
方與弟乘城守禦兵入守者皆潰先生體肥行不
得疾伯玠掖以行先生麾之曰吾父在河間存亡
不可知汝當速去兄弟併命於此無益也伯玠持
兄泣先生給使他顧遽自埤堦閒躍下伯玠遂死
亂兵先生左足傷爲邏所得以見其帥訝其狀非
常人又詢知家世遽延之坐而先生念河間公日
夜泣帥問知狀曰兗州破時河間陷一月矣先生
痛哭投地絕復甦告於帥曰吾父素矢忠節義無

苟全我幸遇公得不死曷縱我法俾收骸骨言已
復絕於地帥憐而許之因閒道入曲阜城已遂匍
匐赴河間當是時先生室朱宜人被創甚二稚子
方患痘毅然弗顧也兵火充斥或竟日無所得食
道遇盜賊數十百輩慷慨與語聲淚俱發賊輒感
動引去達河間求父遺骸哭踊盡禮觀者莫不泣
下當河間公自焚時僕呂有年者負幼子伯瑜出
走有年道中流矢死伯瑜竄民間至是先生攜與
俱歸會稽倪文正公赴召入都過河間爲設祭且
曰父忠子孝吾師也河間公辛未舉禮部實出文

正之門其爲所推重如是先生自鼎革後絕意仕
進暇輒讀書鼓琴閒亦爲詩痛弟伯玠之死與伯
珣尤友愛同居三十載無閒言教子以忠孝大義
子六人皆有所成就長光猷康熙癸丑進士今爲
翰林院編修次光敏康熙丁未進士今爲吏部稽
勲司主事以 覃恩封先生如光敏官先生歿鄉
人思之私諡孝靖先生

論曰漢東陽顏烏有孝行致羣烏銜鼓之祥因立
縣曰烏傷歷代或稱烏孝或稱義烏皆以孝子得
名唐天寶河北之亂常山忠節公死之子泉明負

父骨於東京行求宗屬先姑姊妹而後其子予每
讀史至此未嘗不流涕嗟慕今觀先生父子閒其
行事何相類也仲尼弟子達者七十二人顏氏有
八人焉韓子稱儒分爲八顏居其二顏氏之於忠
孝所由來遠矣予故拾先生事蹟爲傳使史氏有
考云

田裕所先生傳

先生諱實栗字裕所姓田氏世爲德州人祖三戒
嘉靖癸丑以甲科起家爲戶部雲南司主事推關
以廉介聞人稱中泉先生父高諸生讀書不問家
人產家中落故先生少而食貧先生幼至孝遭內
外艱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家卽貧葬祭一準古禮
與弟實畝友愛常負以行及長終身無閒言人以
爲難補博士弟子講學鄉塾從遊日衆往往取制
科以去而先生終不遇性素嚴重每日起正襟危
坐子姓臧獲皆屏息庭以內聞讀書聲不聞婦人

語案置曆書日較行事得失以黑白圈識其上老而不衰實畝善治生貲稍饒裕然出入問遺悉稟命先生毋敢擅也先生有子曰纘宗緒宗孫曰書曰雯曰需曰霽歲時飲酒一堂三世獻酬沃洗雍雍如也春秋上冢畢集子姓序昭穆坐松栢陰下述祖德話農桑終身如一日教子孫讀書尤有法度至今德人稱家法者必以田氏爲首卒年六十有九

論曰漢景帝時人臣尊寵無過石氏號萬石君史稱其孝謹聞郡國齊魯諸儒質行所不及慶爲齊相齊國慕其家行國大治古今論家法者無如萬石君田先生雖不遇而其教於家者如此所謂不言而躬行者與先生歿未久而子緒宗孫雯需以次射策顯名當世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范先生傳

先生姓范氏諱可裕字景衛其先系出宋叅知文
正公後元末有通一者避兵自吳郡徙如臯數傳
至秉倫公某爲理學名儒生樂菴公某樂菴公生
瀛洲公某早卒孺人叢以節著撫子自魯公某由
孤童至成立以太學生官全茗州州判卽先生考
也先生天性孝友全茗公奉叢太孺人之官西粵
會太孺人卒官舍先生自淮南往逆聞關萬里泣
禱於神一夕夢度石梁喬梓成林覺而心動卓午
見有順流揚帆來者風駛舟疾倏忽東逝心益動

急令長年回帆追及之果全茗公舟也父子抱持
相泣人以爲孝感全茗公歸未幾捐賓客先生號
踊幾不勝喪服除應崇禎元年選貢奉母顧孺人
色養遂不欲仕友于諸兄弟怡怡如也兄文學某
以无妄見虐邑令非賄不可解先生妻盧宜人久
病牀簣私儲三百緡備後事先生急取以救兄得
免其內行醇備皆此類先生有子端知儀封縣以
治行遷兗州府河防同知擢戶部郎奉庭訓惟謹
晚年仿文正公義莊之制族姓千指皆計口授食
凡十七年不倦益賜卹里黨以婚喪緩急告者無
不應亦無德色也年八十又七卒子五人端永育
立雍孫十七人

論曰書言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吾觀范先生
生平可謂孝友人矣戶部君敷歷內外爲政寬而
有制以幹局稱於時先生躬行孝友以施及其子
者如此是亦先生之政也文正忠宣之流風遠矣

張處士傳

張處士霖者字杏蔭世爲新城東南杜柯村人處士居張店鎮之東偏有田數十畝闢園一區種松百頭其南築小臺東望花鐵馬公諸山其北有亭有池綠葵紅蓼早韭晚菘取給有餘處士生萬曆中時海內無事不樂仕宦獨喜賦詩飲酒以善釀聞鄉里歲所收秔稻租賦外盡以供釀中更世變益屏跡逃俗褒衣博帶婆娑田野以終其身始予過野寺見處士題壁詩異之康熙甲寅過訪其園居處士聞予至欣然倒屣出坐予池上指松謂予

曰是皆老夫手種今五十年矣時處士年已八十
意氣蓬勃引滿勸客如少壯人自言生平不入城
市不謁官府歲正月則畢納一年之賦稅於官故
胥吏追呼未嘗及門今老矣且暮且死死則遺令
子孫以布衣斂即日納壙中不棺槨不封樹少讀
漢史慕楊王孫之爲人願以末路師法其萬一其
言曠達類有道者明年予遊京師賦二詩寄之乙
丑歲予奉 朝命祭告南海事竣過里處士已前
歿治命如其言嗚呼可謂達生也已

願爲執鞭其答祁侯書所言終化反真蓋深有得
於莊生之旨者處士嚶嚶然乃能追蹤千載之上
遐哉邈矣故著其梗槩爲傳葛溝之誦通人諒焉

張先生傳

張心勿先生諱四箴世爲新城人居縣北之新橋
先生美鬚眉善談笑讀書好持論不苟雷同弱冠
補濟南府學生員爲文挾奇氣不屑齷齪程試之
習以故數絀有司殊自得也居常不問家人生產
苗茨數椽北瀕孝水編枳爲籬雜植花樹修竹每
開戶臨流嘯詠終日或并日而食晏如也生當有
明末造知天下且亂獨好兵策奮髯益擊輒思請
纓自效被堅執銳得一當以報國鼎革之初濟南
以東羣盜蠡起率假義兵爲名競欲致先生先生

心知其非深自避匿曰列郡滔滔誰爲霸府便當
被髮入山詎與小兒曹共槽櫪耶遂棄諸生孺人
稚子力耕雜作無復用世意矣時爲歌詩亦緣手
散去先生性孝友侍親疾居喪皆盡禮兄某爲藩
掾死戊寅濟南之變先生徒步二百里崎嶇畏途
自負骸骨以歸里人義之康熙甲辰春無疾而逝
會葬者千人皆哭失聲所存濯足軒詩集一卷
論曰張先生非忘世者居常談兵好奇計當草昧
風塵之際鄉里小兒爭竊名號以先生爲智囊非
見幾而作能免弋者之慕乎先生論史右張魏公

予謂魏公逐李忠定而黨汪黃與趙忠簡異而力
引奸檜宋之不競也浚有罪焉至於曲端之死富
平符離之敗猶其小者耳安得起先生九原而極
論之

漁洋山人文略卷五

漁洋山人文略卷六

新城王士禎字貽上

文學畢君子萬解元公權家傳

君諱盛育字子萬姓畢氏世爲濟南淄川人始祖
敬賢自益都石塘塢徙居長白山南家世力田曾
大父木始讀書積學爲通儒與萬曆名臣秋澄王
公齊名翁八子尤著者戶部尚書白陽公自嚴都
御史冲陽公自肅君冲陽公彖孫也父訥菴公際
竑文章行誼爲鄉里祭酒君少儻質直好義丁
酉試省闈被落慨然棄去帖括闢田園課農桑廣

樹蓄長白之陽厥土赤埴號稱沃壤流泉灑灑萬壑爭注尤宜灌溉君所居黃埠別墅溪流縈抱溪左右手植榆柳桑柘數千株予嘗過君偶行飯至溪上夕陽在山萬木交蔭溪水南注不知所窮君指示謂予溪南有泉曰粟泉泉出平地歲沸如神澹然吾引爲陂池藝樹千頭種菡萏餘十畝秔稻菱芡如江鄉此吾菟裘也予洒然樂之戊午予世持領山東解額君益力行爲善佐其父申明宗法敦睦族鄰從弟盛膚暴疾死君身任含斂再從兄弟盛岫盛岳相繼歿遣二孤賦稅徭役悉爲經紀

延師課讀兩家忘其孤露也其勇於爲義率如此丙寅歲除孫海玥病疫死君哭之慟遂嬰疾旬日亦卒一子世持

世持字公權幼號聖童九歲屬文挾關雒之奧塾師避席十一歲就童子試壓其儕偶厥後試輒冠軍君長身玉立眉目如畫讀書不事章句水邊林下行吟蕭散意有所會欣然神釋雲情霞思迴絕町畦康熙戊午以第一人領山東解額其文傳誦海內不脛而馳自齊魯吳越秦晉閩楚嶺嶠之士翕然宗之所至聚觀如市四十年來文章之盛傾

動四方如君者未之有也君好交遊篤氣誼日與四方名士縞紵贈答公車入京師公卿競倒屣延之恐不得一當君君殊不屑也自己未至乙丑三借計吏連蹇不第而同學故人多得雋以去布列館閣君咄咄不樂往往書空獨語幽憂侘傺不可告人而君自此病矣丁卯正月君父歿哀毀臥病稍聞至夏六月疾復作下血數升竟卒君器度弘遠汪汪如千頃陂至於晰義利臨事會如斬亂絲盤錯無以難也畢氏聚族長白之陽至君十一世里甲徭役門長率分任之訥菴公於羣從兄弟最

長君曰吾祖老矣此小子一頁也佐訥菴公綜理曲折族姓皆服其公有不時土者出私橐代輸再從叔文學某卒其子貧不能延師君私廩其費數年無倦色同年某在京師困逆旅不能歸君傾囊資其僕馬而身自稱貸以還事大父母父母純孝無間言母病不知人君跪榻下十餘晝夜不歸寢親戚族屬遇之皆有恩紀砥礪名行以敦倫善俗爲己任鄉先生稱之曰畢君真孝廉矣卒年三十九子四人海玥前卒海瓌海珖海瑄論曰史稱萬石君家法孝謹馬伏波誠兄子書曰

願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
不可得而言也吾觀長白畢氏家法類是以君父
子之賢匪惟克負荷而已蓋將大其閭門慶延苗
裔而孝廉君以文行有名於時館閣方虛左席乃
秀而不實未見其止悲夫抑憂能傷人其信然耶

貞烈韓孺人傳

順治初王師定山東探丸嘯聚尚遍六郡刦掠五
帛子女無虛日長吏束手不能禦丙戌丁亥閒高
苑賊謝遷聚衆數千人連破新城長山諸縣入淄
川據之僭偽號置官屬至勞禁旅蕩滌始就誅彝
方是時 朝廷旰食將帥坐甲累日月而長山太
常王公楨妻韓孺人以一女子抗節罵賊死甚烈
賊平鄉大夫洎三老以狀上巡撫中丞將聞於
朝會以代去不果於今二十五年矣康熙壬子歲
太常公以書抵京師謂予傳之予自北角聞孺人

死節事甚悉孺人於法當得諡太常而太常公在
章皇帝時居門下爲諫官力可以自達於上顧猶
有待於予今日之言予慨焉作韓孺人傳韓爲淄
川著姓自嘉靖以來冠蓋相望孺人父某三歲失
怙母畢育之年十六歸太常甘澹泊躬勤儉荆布
操作事舅姑聽而婉相夫子柔而正中外無閒言
太常好讀書爲文章聲名籍甚孺人紡紉劈棗以
佐之無倦寒暑丙戌太常成進士官中書舍人將
以孺人入京師孺人愀然曰舅年老矣子姓雖衆
然君家督也今以王事不遑慮遺堂上憂有婦在

朝夕奉慰老以猶君在也遂不行踰歲而賊陷長
山孺人被執怒罵曰吾家世清白無長物有死耳
朝廷何負汝曹而甘作賊旦夕下偏師磔汝矣賊
怒孺人罵益厲遂遇害時順治四年四月二十七
日也又四年太常自中書舍人推擇爲給事中會
覃恩例贈孺人

論曰昔歐陽子論次五代之臣自梁迄周得全節
者三人而已謂於是時責士以死則天下無士獨
於虢州司戶參軍王凝妻李事咨嗟嘆息三致意
焉著之馮道傳首豈非以巾幗大節足愧士大夫

之瑒瑒波靡者耶若孺人者其視歐陽子所書抑
又難矣庸次其事實以告史官云

李母刁孺人傳

孺人姓刁氏鄒平人歸長山李公世熙有子八人
年九十有二以卒以第三子祐之仕爲雩都縣知
縣 覃恩封孺人李氏爲濟東鼎族朱丹其轂者
項背相望最著者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化熙監察
御史文熙公尚書弟侍御兄也尚書旣予告歸養
十餘年而一品太夫人宋壽登百歲有司以 聞
朝廷嗟異之下 詔建坊表旌其門曰貞壽山
以東冠蓋咸集羅拜於堂太夫人從堂上答拜尚
書兄弟皆皓首蟬貂章服列侍左右衣冠榮之於

是尚書年近八十公與孺人亦七十餘矣公八十有五考終又五年而孺人卒視貞壽太夫人之年纔減其八耳春秋二百四十年間錄婦女之賢者三人宋伯姬之貞紀叔姬之義聖人皆謹書之書其卒書其葬不一書焉然彼不幸而丁身世家國之變君子嘉其賢而又悲其遇其處常而見錄者惟魯之敬姜一人而已敬姜言必合經博達知禮教其子爲魯賢相宜爲聖人之所予孺人之事舅姑也聽而婉其相夫子也儉而勤其教諸子也恩不掩義例以春秋之法宜得備書孺人初于歸家

故貧也逮事舅姑箴管滌瀆必敬必戒與諸娣以織紉紡績相尚門以內無勃僂及析產受田厘十畝孺人佐公治生身操井臼絲穀絮帛權其盈縮與時消息家用以饒諸子就外傳擇嚴師賢友與遊皆爲聞人迨旣貴象翟之外不御紈綺其可書者如此若夫好行其德族鄙緩急不以有無爲解尤婦人之所難子植之順治辛卯舉人衍之辛卯副榜恩貢生祐之無爲州知州佩之邳州衛守備扶之候銓知縣芾之武舉敬之容之皆教諭女二人孫男二十一人曾孫男十三人

烈節董淑人傳

淑人董氏陵縣令子華之女吏部侍郎馬公世濟之妻年十五歸於馬事舅姑唯謹克相夫子六親交譽舅大司馬公填撫粵西以侍郎夫婦從甲寅二月孫延齡叛司馬罵賊不屈囚之姑李夫人暨內外數十人咸被幽繫丁巳十月十二日司馬暨二子死於賊聞變淑人向姑再拜自經縊斷仆地者再卒從容就死妾苗氏從焉而司馬如夫人者顧氏劉氏及二女皆自經死李夫人視飯哈撫囊旣畢曰今日姑媳子女幸不辱身吾事畢矣遂繫

帛奮身絕吭死與司馬死不踰日先是司馬側室
趙氏暨幼女淑人一子三女皆以飢凍死侍郎先
以父命聞道請兵赴京師弟世永子國楨繼出廔
免於難事聞

天子憫其節義特 詔所司予李夫人洎淑人應
得 誥命蓋異數云

論曰昔昌黎先生碑版照四裔而所書楚國息國
之屬率紀述閔閔生卒而止至其徒李翱始碑高
愍女傳楊烈婦事烈節奇行古今何落落也扶風
忠孝萃一門而婦女視死如飴同日死者乃至七

人嗚呼難哉

王節母徐氏傳

節母姓徐氏長山人也父通薊道僉事日升以萬曆壬子冠山東解額爲時大儒人稱海曙先生母年十六歸諸生王先生雯舅滄若公罷處州推官歸病亟母侍湯藥宵衣煮爨門屏閒浹十旬不怠姑許孺人病母以身代枕時其輾側一七一衣不敢諉左右卒不諱髮而泣血佐外治喪葬必信必誠繼祖姑楊太孺人性嚴毅母婉孌得其歡心常呼吾孝婦孝婦云年三十三先生不祿母幾以身殉時有子孫枝洎四女矣乃更輟泣撫諸藐孤身

兼鞠育孫枝旣成立能文章好交遊所與遊皆嚴
師賢友孫枝每引衽攘捲而親饋之母乃喜所居
當濟青萊諸郡孔道諸名士與孫枝遊者結駟連
騎騰笈墻進母躬爲勻藥漿饌乙夜不少休歷數
十年無倦色孫枝嗜讀書不問家人生產又多四
方交家以中落母欣然不以屑意客至更剪髮剝
薦供酒食遠近稱曰賢母諸女旣有家皆以勤儉
著聞遵母教也先生有兄埏遺三女母撫之親爲
結褵如已出孀姊適鄒平張氏有兩孤養於家死
師訓之長萬綏成順治丙戌進士張氏姑貧老具

棺槨葬之以禮更爲其子買田築室族鄙待以舉
火者常數十家康熙甲子正月二十八日卒年八
十有七子一人孫枝昌邑縣訓導女四人適耿弘
熺李本泰韓廣居安履孫二人積秬曾孫二人河
源灤源士禎於母爲族子悉母家世行誼因次爲
傳

論曰傳云婦人學於舅姑者也事舅姑而孝可謂
難矣不幸夫死立孤教之讀書取友終成名士不
尤難乎魯敬姜教其子文伯以周公桓公下人之
道范逵謂陶侃母湛曰非此母不生此子彼二母

者古之賢媛也母無恧焉

劉烈婦郝氏傳

明崇禎四年叛將李九成等發難吳橋反戈而南
破山東一郡五縣殺人如草十二月七日陷新城
劉前徽妻郝氏死之初賊得郝飲之酒郝擲杯於
地怒罵曰朝廷何負汝曹而甘作賊吾雖女子耻
與狗鼠俱生曷速殺我賊怒矐其目割其乳罵愈
厲又斷其舌以血啖賊乃死年三十有二觀者皆
掩面泣下事既定巡撫都御史朱大典巡按監軍
御史謝三賓監視太監呂直高起潛疏殉節者知
縣秦三輔訓導王協中薦紳前保定府同知王象

復等十有五人郝與焉建表忠祠於城西之喬莊
載在祀典又建特祠所居之側有司旌曰貞烈劉
之先有御史溥者仕正德中常被旨鞫逆瑾有直
聲云王氏新城典史王天民女也年十二同日罵
賊赴火死亦列祠祀賊去而攻濰有卒數十人掠
少女輿載之追獻其帥抵帥所啟視則已自刺死
矣乃焚之濰士大夫義其事詢知爲新城人惜逸
其姓氏爲立碑瘞骨於孤山

李烈婦胡氏傳

烈婦姓胡氏青州諸城人遂平知縣某之孫年十
七歸邑諸生李敬中敬中嗜讀書久之抱羸疾崇
禎壬午歲七月二十七日病革烈婦哭踊哀甚旣
斃遂不哭晨興再拜與姑訣曰新婦不幸失所天
無子一女又襁抱將從亡者驅螻蟻地下不能復
事舅姑他日叔有子爲亡者立後歲時奠麥飯一
盂足矣姑力持之曰婦在如吾兒在況婦有女何
死爲其母管亦痛哭諭止百端烈婦一不答徐曰
志決矣義不忍棄死者獨生從容焚香告柩前顧

家人曰我卽死洗舍勿近男子遂自經距其夫死
僅三日年二十有四宗鄙聚觀莫不彈指泣下事
上撫按將疏聞於朝會二東有兵事不果又踰年
而賊陷京師明社屋矣後三十九年敬中弟翰林
檢討澄中乃以子沂爲其兄後成烈婦志又述烈
婦事狀命予爲傳

論曰明季壬午癸未閒二東婦女死者衆矣或死
俘執或死道路山谷流穴轉徙等死耳令烈婦當
日不卽死而死俘執死道路其於輕重之數何如
哉士大夫不憚遇火故苟且濡忍不勝其富貴妻

予之念身名旣敗而猶詫於人曰吾之不死者將
以有爲也夫不死則竟不死矣若此者皆烈婦之
罪人也

董烈婦孫氏傳

東海高士曰董樵其爲人磊砢負奇節隱居盛山
久之稍稍出遊吳越江淮閒賣藥自給予識樵在
十五年之前相遇廣陵別去又八九年已見諸京
師慨然謂予曰樵不德去年中子道廣死婦孫同
日以身殉死甚烈徒以貧賤見格於有司不得上
聞於朝以表暴於天下後世吾負烈婦矣言已泣
下予嘗備官禮部闡幽表貞予職也且念樵之意
有足悲者作董烈婦傳

烈婦孫氏棲霞人諸生士彥子歸萊陽董樵子道

廣樵客卽墨而道廣病烈婦方歸省父母心動趣歸道廣病且殆烈婦瞑目絕飲食矢必死三日道廣死烈婦從容告廟與姑劉氏訣劉曉大義知事不可已以頭觸壁血流涕泗被面烈婦弟仲桂長跪慟哭請緩須臾死弗聽或曰前年叔死姊不死何居烈婦曰姊有遺腹義不得死吾無子義當死尚何言顧仲桂曰歸語父母勿過哀女無以答劬勞是所以報耳遂自經死康熙九年七月六日也訃聞其母哭之慟士彥曰有女如是於吾足矣何悲爲於是海岱間人莫不奇烈婦之節而多士彥

之賢者

論曰國家重倫常崇教化凡窮谷僻壤義烈之事令有司條其名狀歲以上聞何其視匹夫匹婦之行若是重與勿亦以其有關人心世道而然與唐李習之碑高愍女曰賞一女子而天下勸亦王化之大端也奇節如烈婦而使之湮沒草莽事不土於禮部名不登於太常誰之責與誰之責與

五烈節家傳

孫孺人世父曲江公元配也鄒平人寧國府經歷
孫公棻長女于先慈宜人爲同生之姊年十六歸
曲江公時先曾大父司徒公會大母路太夫人先
大父方伯公先祖母成淑人兩世在堂孺人婉孌
柔順皆得其歡姑成張二淑人繼卒諸弟妹幼穉
皆恃孺人衣食方伯公嘆曰吾再失內助諸幼孤
不失所家益治者冢婦力也崇禎丁丑曲江公省
方伯公卒於武林孺人哀甚誓死自是長齋禮佛
不闔門而語三尺之童不入中門又六年而有壬

午之事先是戊寅 本朝大兵入關自畿輔下山
東破濟南遊騎東至長山距新城十八里不攻而
去之至是壬午冬再入關以十一月至濟二十九
日駐兵新城陷之孺人投井死時崇禎十五年十
二月初一日二子士瞻士鵠乘城家人聞變皆散
走惟小婢侍側知狀越三日軍退士瞻兵死士鵠
以婢言號於井而出之顏色如生年五十八
于孺人青城人世父待御百斯公元配父永清官
御史孺人性凝重不妄言笑百斯公官翰林御史
在京邸孺人皆從公爲廉吏孺人益相勸勉故公

歷巡鹽課茶馬清貧無長物孺人有助焉甲申三
月賊李自成陷京師公號踊期必死家人環泣或
婉轉解譬孺人與子士和獨不語以四月二十六
日與公登樓士和從門閉久之不出家人急闢戶
視之已同縊梁閒公左孺人右士和在公下而士
和妻張氏先以壬午十二月城陷自經死孺人死
時年五十五

張氏新城人生員炳然子戶部主事羽鳳孫也歸
從兄廩生士和性質素有荆布之風壬午十二月
初一日城陷自經東閣中以髮覆面初先宜人與

張對益先宜人繩絕不死時夜中喉咯咯有聲但
言渴甚士禎方八歲無所得水乃以手掬魚盎水
進之以書冊覆體上又明日兵退得無死視張則
久絕矣

張氏亦羽鳳孫生員炯然子歸從兄舉人士熊士
熊字渭濱先世父壽三公長子以壬午舉山東鄉
試甫三月城陷與壽三公母弟生員士雅皆乘城
死張年二十一勵志守貞與士雅妻高一燈紡績
奉孀姑劉二十載順治己亥卒無子

高氏士雅之妻淄川人推官璋侍郎珩妹也于歸

三歲而士雅殉難高年甫十九有一女撫之成立
居常衣布食粗糲有人情所不堪者或難之曰未
亡人耳得此已爲幸元旦一拜家廟先宜人在時
閒歲歲朝或一至餘日未嘗履闕三十年未嘗見
齒家世貴盛諸兄皆宦遊澹然如田舍女子殆易
所稱苦節者也康熙戊午二月疽發背卒

士禎曰先方伯公教家嚴闈門之內儼若朝典又
嘗以先高祖母劉太夫人閩範圖說教諸婦女皆
凜然知禮義榛栗棗脩秩秩如也壬午甲申之間
諸母而下節烈輩出孰謂非方伯公之教漸漬使

然哉春秋于宋伯姬之卒既書其葬又載其諡予
死義也會有命開館撰修明史謹摭次事實俟
史氏節取焉

書劍俠二事

新城令崔懋以康熙戊辰往濟南至章丘西之新
店遇一婦人可三十餘高髻如宮妝髻上加氈笠
錦衣弓鞋結束爲急裝腰劍騎黑衛極神駿婦人
神采四射其行甚駛試問何人停騎漫應曰不知
何許人將往何處又漫應曰去處去頃刻東逝疾
若飛隼崔云惜赴郡匆匆未暇躡其踪跡疑劍俠
也從姪鷓因述萊陽王生言順治初其縣役某解
官銀數千兩赴濟南以木夾函之晚將宿逆旅主
人辭焉且言鎮西北里許有尼菴凡有行橐者皆

往投宿因導之往方入旅店時門外有男子著紅
幘頭狀貌甚獍至尼菴入門有廨三間東向牀榻
甚設北爲觀音大士殿殿側有小門扃焉叩門久
之有老嫗出應告以故嫗云但宿西廨無妨久之
持硃封鐃山門而入役相戒勿寢明燈燭手弓刀
以待曙至三更大風驟作山門轟然而闢方愕然
相顧倏聞呼門聲甚厲衆急持械謀拒之廨門已
啟視之卽紅幘頭人也徒手握束香擲地衆皆仆
比天曉始甦銀已亡矣急往市詢逆旅主人主人
曰此人時遊市上無敢誰何者唯投尼菴客輒無

恙今當往愬耳然尼異人須吾自往求之至則嫗
出問故曰非爲夜失官銀事耶曰然入白頃之尼
出嫗挾蒲團敷坐逆旅主人跪白前事尼笑曰此
奴敢來此作狡獪罪合死吾當爲一決顧嫗入牽
一黑衛出取劍臂之跨衛向南山徑去其行如飛
倏忽不見市人集觀者數百人移時尼徒步手人
頭驅衛返驢背負木夾函數千金殊無所苦入門
呼役曰來視汝木夾官封如故乎驗之良是擲人
頭地上曰視此賊不錯殺却否衆聚觀果紅幘頭
人也羅拜謝去比東歸再往訪之菴已空無人矣

尼高髻盛妝衣錦綺行纏羅襪年十八九好女子也市人云尼三四年前挾嫗俱來不知何許人常有惡少夜入其室腰斬擲垣外自是無敢犯者其中丞巡撫上江一日遣吏贖金三千赴京師途宿古廟中扃鑰甚固晨起已失金所在而門鑰宛然怪之歸以告中丞中丞怒亟責償官吏告曰償固不敢辭但事甚疑怪請予假一月往踪跡之願以妻子爲質中丞許之比至失金處詢訪久之無所見將歸矣忽於市中遇瞽叟胸懸一牌云善決大疑漫問之叟忽曰君失金多少曰三千叟曰我

稍知踪跡可覓露車乘我君第隨往真可得也如其言初行一日有人烟村落次日入深山行不知幾百里無復村疇至三日踰亭午抵一大市鎮叟曰至矣君但入當自得消息不得已第從其言比入市則肩摩轂擊萬瓦鱗次忽一人來訊曰君非此聞人奚至此告以故與俱至市口覓瞽叟已失所在乃與曲折行數街抵一大宅如王公之居歷堦及堂寂無人戒令少待頃之傳呼令入至後堂堂中惟設一榻有偉男子科跣坐其上髮長及骭童子數人執扇拂左右侍拜跪訖男子詢來意具

對男子頤指語童子曰可將來卽有少年數輩扛金至封識宛然曰寧欲得金乎吏叩頭曰幸甚不敢請也男子曰乍來此且好將息卽有人引至一院扃門而去餽之食極豐腴是夜月明如晝啟後戶視之見粉壁上纍纍有物審視之皆人耳鼻也大驚然無隙可逸去徬徨達曉前人忽來傳呼復至後堂男子科跣坐如初謂曰金不可得矣然當予汝一紙書輒據案作書擲之揮出前人復導至市口愴恍疑夢中急覓路歸見中丞歷述前事叱其妾出書呈之中丞啟緘忽色變而入移時傳令

吏歸舍釋妻子豁其賠償吏大喜過望久之乃知書中大略斥中丞貪縱謂勿責吏償金否則某月日夫人夜三更睡覺髮截三寸寧忘之乎問之夫人良然始知其劍俠也日照李洗馬應廡聞之望江龍簡討燮云

漁洋山人文略卷六

漁洋山人文略卷七

新城王士禎字貽上

誥授光祿大夫總督陝西三邊四川等處軍
務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世襲阿思哈尼哈番諡忠毅
孟公神道碑銘

公孟氏諱喬芳別字心亭其先徐州人始祖某明
洪武間從燕王就國靖難立戰功世襲官永平衛
遂爲永平人九傳至國用歷寧夏總兵官生公少
倜儻任俠不屑經生章句入鄉塾輒侮其師夜盜

父廐馬渡河匿杜氏遂之京師鳴弓擊劍鬪雞走馬諸勲戚小侯爭邀致之久之歸永平發陰符伏讀暇卽出城南射獵發必洞札歲庚午
太宗兵入關公杖策謁軍門
太宗奇之引置左右不期年擢刑部左侍郎兼領副都統事屢從

太宗征伐大凌河錦州松杏寧遠皆著戰功順治元年甲申

世祖章皇帝義師入關定李自成之亂公帷幄中籌策居多自成戰敗竄歸關中公帥師追之由燕

南下河北三郡踰太行出河東所至箠食壺漿以迎王師遂入關直抵長安六月關中平就拜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駐西安亡何賊渠賀珍數萬衆圍西安公遣諸將陳德軍西門任珍軍北門往來馳突賊退追北至永壽賀珍遁去是時張獻忠尚據蜀二年冬十月遣總兵官范蘇等討之伏兵葑溪茅溝子鏖戰白水青川屢破之斬獲無算以反閒計殺賊帥況益禽劉三虎遂收龍安先是武大定作亂固原戕殺寧夏巡撫餘孽未殲三年五月公至固原遣任

珍討白天壽等禽斬之授計總兵官劉芳名禽寧
夏賊王元焦浴遣陳德討鎮原賊姬蛟王總管降
之固原西北平十一月遣任珍陳德馬寧討賀珍
劉二虎於興安十二月任珍討胡向宸於蕎麥山
四年正月斬向宸於板橋四月任珍斬孫守法於
樂箭寨十一月禽米國軫於漫營山寨興安悉平
八月遣補艾馬寧討馬德於亂麻川追至河兒平
斬之九月遣張勇劉友元禽賀弘器於鐵角城攻
李明義堡寨克之禽明義環慶賊平時秦賊據險
負固者實繁有徒公授策陳德王平等招青觜寨

賊折自明三十六寨賊渠王希榮輓轡寨賊高一
祥皆降之斬天峰寨賊張貴五年夏四月河西猶
米喇印丁國棟作亂甘涼皆爲賊有渡河而東連
破蘭岷臨洮據之薄鞏昌關輔大震 朝議發禁
旅援勦公密奏止之而請身任其事自統大軍駐
秦州遣馬寧救鞏昌會趙光瑞軍大戰於廣武坡
逐北七十里斬首三千級遂解鞏昌之圍賊據臨
洮岷州內官營以數萬計公分大軍三路以進遣
張勇陳萬略取臨洮馬寧劉友元取內官營趙光
瑞佟透取岷洮河三州勇敗賊於馬韓山斬首七

百級光瑞敗賊於梅川禽丁光射斬首三千級寧
直搗內官營破之斬首八百級臨洮岷洮河三州
皆復閏四月公自鞏昌至蘭州勇寧光瑞皆會師
蘭州城下攻拔之別遣光瑞追丁嘉陞於舊洮州
戰野狐橋嘉陞遁走土番土目馬你完卜襲斬之
復舊洮州五月張三耀斬米喇印於古城寇傳首
軍前七月公至涼州八月至甘州賊嬰城固守公
夜命將士設伏已然炬坐帳中召幕僚高會行炙
痛飲彈琵琶醉歌不輟矢落帳前如雨左右皆錯
愕公談笑自如不爲動頃之伏兵四起鼙鼓震天

賊已面縛獻帳下矣遂遣張勇乘夜襲之而身與
提督滿兵昂邦章京傅夸蟾及馬寧趙光瑞諸將
繼之賊食盡乞降已而復叛六年正月親督攻甘
州勇寧光瑞賈勇先登拔之逐北至北山斬首八
千級是時丁國棟奔肅州立土倫太爲王子哈密
纏頭畏兀紅帽哈喇五種番人爲都督火者而自
爲總兵官據城固守時出掠武威張掖酒泉地會
大同姜瓖反其黨虞印韓昭宣等衆號三十萬攻
陷蒲州公旋師河上而畱馬寧張勇齊陞等圍肅
州十一月諸將克肅州巷戰十日斬首五千級殺

土倫太國棟其黨黑二哈只等皆伏誅傳首三邊
河西悉平八月公自潼關渡河諸將根太趙光瑞
復蒲州斬首七千級遂進兵臨晉猗氏斬賊元帥
白璋禽監軍道衛登方復平陽諸郡縣虞印韓宣
等走據運城九月諸將狄應魁趙光瑞沈應時根
太杜米等攻拔之斬虞印韓昭宣平陽寇悉平七
年三月

世祖章皇帝嘉公勲勞進兵部尚書照舊管事八
年六月遣諸將馬寧等討劉宏才於北山大戰於
保安禽其軍師苗惠民再戰於合水縣禽宏才以

歸延慶餘賊悉平十年九月趙光瑞討孫守金於
紫陽洞山禽之公在秦十年撫賊脅從一十七萬
六千有奇公豁達大度推赤心置人腹中有所愛
駿馬諸將或徑取以去詰之對曰欲得此馬爲公
殺賊耳公捧腹大笑遂賜之其他寶刀良鎧之屬
諸將目屬輒以賜之有功者輒力獎拔不限資格
起偏裨至大將或爵通侯者如張勇馬寧趙光瑞
任珍陳德狄應魁劉友元沈應時趙良棟皆是也
諸寇旣殄於是疏豁陝西荒糧以甦民累靖盜源
又上屯田奏曰秦省自明季寇變以來荒田最多

虧正賦不賞深山大谷虎狼所窟地方多事議裁
兵則不可惟有屯田之一法既可足食亦可強兵
而弭盜安民亦在乎是矣

上可其奏以白士麟等五人分屯延慶平固及西
安鳳翔諸郡兵屯歲收糧米二萬六千有奇民屯
歲收糧米一萬六千有奇省協餉無算又條奏省
兵略曰秦省七鎮及督撫各標官兵計九萬八千
有奇合滿洲四旗及平西王固山額真兵每歲共
需餉三百五十九萬餘兩而秦賦熟糧并錢息僅
一百八十六萬有奇缺額者一百七十餘萬年復

一年後將難繼近日逆賊叛孽以次削平各鎮之
兵實有可省甘肅遠在天末興安界連三省應照
舊額餘如延綏寧夏固原臨鞏四鎮標下宜各畱
兵三千分中左右三營領之所餘之兵固鎮撥五
百人隸慶陽協守餘二千五百人可省也漢羌駐
平西王固山大兵應裁去總兵官設城守副將統
兵一千人隸興鎮餘兵撥防陽平關黑水峪漢陰
縣各五百人餘二千五百人可省也漢兵提督四
千人駐在省會宜畱二千人協同滿兵征勦餘二
千人亦可省也各道標兵盡易屯兵免其起科延

鎮定邊神木等處無屯兵者止用守兵計所省又二千餘人約共省兵一萬二千有奇歲省餉銀約三十一萬兩有奇皆報可又疏陳蜀地戰守之計曰蜀接壤秦楚自唐宋以來在所必取今獻賊蹂躪之餘所在焚掠人民死徙大兵采入恒苦轉運之艱且水泉多毒飲之則人馬皆病是以兩經擡伐未克底績目今大兵撤至保寧殺賊殆盡斷當以保寧爲駐兵之地以四川右路總兵官馬寧統馬兵精銳三千駐之以爲漢中藩籬以步兵五千分駐保寧迤北廣元昭化之間爲屯種久遠之計

令平西王駐漢中相爲犄角戰可制勝守可固圉兵食有賴不苦運輸流亡來歸漸可生聚從此規取全蜀易易也以本地之糧養本地之兵兵心旣固民情亦安舉動罔不利矣或徂一時之見撤兵漢中則保寧咽喉之地必爲賊有東而紫陽西鄉西而階州文縣中而寧羌陽平之間凡諸險要賊得與我共之三秦且無寧日矣臣故決以保寧爲駐兵之地不可輕移尺寸棄以資賊其固山額真之兵當暫撤以紓秦民轉餉之勞皆見施行九年入覲京師賜內廐御馬二 詔從馳道出以寵異

之加太子太保還西安十年 命總督陝西三邊
四川等處軍務累疏乞休慰畱不允冬十二月以
病乞骸骨始允之加少保馳驛回京而公已薨於
位年六十訃聞
上震悼 命內大臣酌酒匱前 諭祭三壇 錫
以碑文 賜諡忠毅別賜甲第一區白金千兩以
某年某月日葬於胡桃園之賜阡公狀貌偉碩腰
腹十圍望見者驚爲神人諸將憚其威嚴而樂其
坦易性不甚讀書每令人誦文書於側坦腹聽之
鼾睡如雷偶誤一字輒寤曰誤矣人以爲神奇公

生於萬曆乙未二月初五日申時卒於順治十二
年甲午正月初一日子時階光祿大夫官總督陝
西三邊四川等處軍務兼理糧餉少保兼太子太
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世襲三等阿
思哈尼哈番祖考延勳考國用皆贈光祿大夫如
其官祖妣王氏妣馬氏杜氏皆贈一品夫人配卜
氏艾氏皆贈一品夫人王氏封一品夫人子三人
熊臣 州府知府熊飛 浙江道監察御史熊弼襲
父職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孫九人 纘祖康熙丙辰
進士大理寺右評事繼祖 紘祖 繹祖 綿祖 縉祖 緝

祖維祖四哥銘曰

粵定鼎初巨寇西僨維司馬公威稜遐震電激兩
河颺馳三晉遂指嶠函雍涼掃汎天子曰咨汝
維坐鎮蠢爾遺孽豕啼螳奮有銍未膏有鼓未釁
公撫其徠乃戕厥愠先勝後戰神機獨運告成三
載底綏八郡凡公之績成於善任桓桓武臣以威
以信發縱指示所嚮斯隣天篤眷公展厥底蘊秦
川旣寧河西復炊酒泉報傾金城告禳天水傳烽
咸陽偪近談笑禦之指揮而燼雲中逆命狂如飲
鳩睽賜跳跟河東爲甚返旆渡河叛臣是問摧其

藩籬斷其鞬勒賊勢分崩獲醜執訊疆圉旣莫遠
敷棠蔭撫此瘡痍育以暘潤方畧亟上請奏不靳
省兵擇吏屯開農訓擊鼓歛函以樂田畷露積崇
墉車輸充牣流冗四歸荒殘丕振秦地無虞川師
繼進井絡重開鯨鯢膏刃天造草昧公功爲雋於
赫孟公功高益慎帝曰吁來駮駟入覲何以錫
之天閑神駿詔行馳道光賁中禁保障秦蜀才
唯汝僅欽哉汝往勿辭勞疚公乞骸骨申命重巽
鞠躬盡瘁卒歸以櫬丈人貞吉行險而順雲雷方
屯經綸奮迅帥秦十載袞衣金印八水同流二華

比峻風虎雲龍會逢堯舜神爲列星生符瑞識像
列雲臺恩施祚亂刻示豐碑以永令聞

誥授奉政大夫吏部稽勲清吏司郎中葉菴

王公墓表

有明正嘉以後關中衣冠甲族首咸寧王氏王之
先世有隱德至御史江涯公諱懋始大其家江涯
公有丈夫子六最貴者太子太保南京吏部尚書
三渠公諱用賓母弟陽武公諱用賢有子十人其
四爲贈光祿大夫吏部尚書桂園公諱昌功有子
六人貴者四人最著者光祿少卿光庭公紹先吏
部尚書弘庭公紹徽光祿仲弟襄庭公紹翰始居
三原以鄉舉官止郿縣令贈中書舍人君郿縣少

子也母曰趙宜人諱九鼎字金鉉一字萊菴邠縣
公與冢子工部郎中之鼎同舉萬曆己酉晚乃得
君早露頭角順治辛卯舉於鄉辛丑成進士康熙
己酉除東光令東光畿輔邑夙叢逃盜君至申禁
令嚴捕緝逋盜屏息民絕株蔓縣鹽額引千歲爲
民累君力請減其半又修廟學繕城堞築河堤作
人禮士教化大興三輔吏無出其右知東光五年
內擢中書科中書舍人尋以清望推擇入吏部歷
文選主事稽勲員外郎康熙戊午奉命典河南
省試所拔皆單素時論稱之己未秋有浙撫其中

丞察審之案

上特簡君往報

命稱

旨調考功員外郎進稽

勲郎中辛酉冬朝議九江關移權湖口不能決

命朝官往勘吏部以司屬名上

上曰王某可蓋自浙江報

命後

上固有意進用君矣君感激殊遇不遑啟處往返
四十日跋涉六千里冒風雪犯霧露歸次涿鹿而
疾作然猶力疾入見奏事畢始敢退休私邸卧疾
甫十日遽捐賓客君長身玉立風度凝遠有公輔
之器又能決大疑斷大事以是受知

主上駸駸大用而公竟不能待也詎不惜哉當明
正德中江涯公以行人諫止南巡廷杖幾死嘉靖
初以御史疏救議禮諸臣被謫爲高縣典史世稱
遺直迨三渠公復以忤分宜相歸雖登三事論者
猶以未竟其用爲天下惜光祿冢宰而後僉謂似
續在君顧中道賫志以歿此予所爲臨文三嘆而
不能已也君學問淵雅每與予論史事上下千百
年皆有据依尤工書法雅不欲以文士自見故不
具論著其服官立朝之槩如此然亦足傳矣生以
故明天啟丙寅十月初四日亥時卒以康熙二十

一年正月三十日巳時得年五十有七 覃恩
誥授奉政大夫配李氏贈孺人繼楊氏王氏贈宜
人繼蕭氏男子三人長夢翼歲貢侯選學正次夢
庚長安庠生出爲冢宰公後次夢燕女子二人長
適涇陽庠生趙之翼次許字劉祖鑣孫一某長安
庠生

文獻卷七
誥授朝議大夫廣東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政

張公墓表

廣東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政海豐張君與予舉禮
部稱同門友又同爲京朝官交最暱康熙壬子予
奉諱里居君出官粵東亂定聞君無恙致事歸歸
甫一載而訃至嗚呼君歷漲海萬里蛟鱐瘴癘崎
嶇不測之險而得不死歸卧田廬而以末疾遽不
起其命也夫君諱爲仁字致堂別字滄粟其先自
昌黎遷海豐曾祖著祖金始大其家號義井張氏
父應科始教子孫服儒衣冠 皇贈朝議大夫廣

東按察司僉事母孫氏繼母朱氏俱贈恭人朝議
公六子君最少少讀書不爐不扇順治丙戌有芝
生於所居之庭是年秋再行鄉試君適內艱服闋
遂膺薦君顧愀然曰祿不逮養終身之戚也屢困
公車益發憤著書隅說闡明考亭之旨濟北學者
師之乙未釋褐己亥除內黃縣知縣甫下車見諸
務窳惰慨然曰天下事無今日不爲而來日徐圖
之理於是相其緩急而次第布之初謁夫子廟見
學宮就圯鼎新之進諸生以時講藝其閒以演武
場偪處學宮相度改作自時厥後得雋者彬彬多

文學焉又勸義學聚民間子弟苕秀者教之嘗出
行阡陌閒師弟子數十人迎道左辟咄應對皆有
規矩君顧而樂之縣俗尚氣好鬪民間或詬誶輒
自殺諍訟無已君反復諭以律例俗大變縣有大
姓馬氏同室相傾軋君爲立族長設約束諭以水
木之誼久之遂爲義門其治先教化如此嘗步禱
神祠雨立霑足歉歲損俸輸穀設粥廠十二以食
餓人縣食鹽額四百二十引累年額銷不足齟使
者議按丁加引君爭之曰內黃昔罹兵燹民多流
冗有數家包一里之丁者有一人包闔戶之丁者

額鹽且壅矧加之厲乎縣有太僕寺牧馬草場三百餘頃畝徵銀一釐六毫有奇民苦之君分俸代輸後議畝加練餉一分浮正供且什倍力請如故縣有衛所軍地奉檄歸縣未有成例軍民更相齟齬君酌爲成規立符契過割軍民皆德之縣例有通州料豆協運船胥吏埠頭率翫法賄賣其富者君爲立法各河口輪次公運或不足則官給其直吏無所售其奸縣故有驛置自河決後使節稀少減舊額之半後舊路復通額卒未復君爲力請驛困以甦縣城袤廣四里餘邏卒無幾君選牌甲壯

丁千人復其徭役更番戍城如踐更然縣外城久圯而居民鱗次君請於上官以農隙修築不日而成之立鄉長團練土著遇盜警互爲聲援又爲尺籍伍符令游手無所容河北回龍鎮四縣分轄久爲盜叢君移文鄰縣約期會集比戶登名於版製令箭四押以四縣符篆而分掌之有事得徑治無相瞻顧而均其力役自是無竊發者劇盜王三者拳勇久不能制君計禽之寘諸法境內肅然君在內黃也慮不能周知民隱擇鄉三老愿謹者月以望前一日赴廳事條上利弊某宜興某宜革使人

人得盡其意參伍行之故所措施率宜於民略其
大者如上十數事其細微顧不能盡書也居三載
舉卓異第一賜朝衣一襲壬寅擢中書科中書舍
人丁未遷刑部江西司主事歷江南司員外郎郎
中以才能推擇修大清律改訂吏部條例有重囚
八十餘人已擬辟詳引律例爭之得改正發遣其
平反多此類爲京朝官十三年凡甄別者三京察
者二皆書上考甲寅擢廣東按察司僉事提督學
政東粵號才藪君與諸生約頒示六條大指以器
識爲主而文藝次之凡故例與學政全書相踈鑿

者一切更張之務寬大不爲苛細平生好獎士類
經其指授率舉制科登館閣知名當時內黃則李
滋黃本訥兩浙則沈三曾許汝龍仇兆鰲粵西則
黃裳吉曹雲鷺粵東則鄭際泰而吳三畏以武進
士廷試及第第一此其尤著者丁巳以病乞休歸
里立族社每月朔具牲醴墓祭合族之長老子弟
生平遇父母諱日修祀事輒流涕極哀諸兄龐眉
皓首事之恭謹俸祿必與共之視兄子如子親睦
族姓無甚富甚貧者學不泛涉務由洛閩微言以
上求聖賢之意其教子姪曰吾生平得力數言而

已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此心纔放禍卽伏焉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持身涉世之道盡於此一夕得風疾七日卒君一爲順天武鄉試同考官一爲廣西鄉試主考官再奉 詔使蜀使江南一推關杭州四遇 覃恩初授階文林郎再授奉直大夫進朝議大夫再賜表裏生以故明萬曆甲寅四月十四日卒以康熙十八年五月初二日得年六十有六配畢氏封恭人子二人玠理女二人適楊法李爾夔孫六人賡泰颺泰方泰始泰旭泰丕泰予惟西漢之盛所以上繼三代者循良多

而吏舉其職也然班史所書蕭曹開國名相惟以寬厚清靜爲天下師而文翁董仲舒倪寬之屬或云經術潤飾吏事或云仁愛好教化如是而已跡君之治內黃可以無愧所謂爲民去害興利若嗜慾者非耶爲法吏則惡深文爲人師則以教育爲先合前後觀之可以爲循吏矣於是玠理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阡而余爲表其墓

誥贈中大夫山東都轉鹽運使司運使王公

墓表 并銘

山東都轉鹽運使司運使干峰王君以書來云先
生父體乾府君之歿餘四十年矣墓道之石闕焉
子有宗人之誼文之者其在子未幾而干峰捐賓
客嗚呼緒言在耳何敢忘乃取公父明初先生所
次行實爲表俾鑿諸墓上先生諱養元其先自婺
源徙南陵會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世以厚德爲
鄉三老先生天性孝友家貧竭力供甘旨兄弟四
人將析爨田宅臧獲自取其最下者兄某得篤疾

一子幼弱藥餌襲斂悉身任之不以累其孤母疾
焚香告天割股以療其行誼過人率如此讀書嗜
左氏史記尤好信陵君魯仲連傳每流連三復慨
然思友其人於千載之上好爲人排難解紛邑中
豪強凌弱暴寡者輒畏先生知之爲諸生五十年
不以尺一干長吏爲文章清古自名一家視程式
之文齷齪不足措意以是老困場屋晚年撫孫負
曰汝大吾門恨吾不及見也後竟如其言生以明
隆慶庚午九月九日卒以明崇禎壬午正月十一
日得年七十三康熙十七年以孫負遇 覃恩

誥贈中大夫山東都轉鹽運使司運使元配紀氏
繼配葉氏皆贈安人子二人學大卽明初先生
誥封山東都轉鹽運使司運使今八十餘尚無恙
學明孫四人負卽運使君稷國家恩曾立孫若干
人運使知河閒督山東鹺政皆以循良有聞於當
代則先生家訓可知也予生晚不及見先生得遊
於運使父子閒竊附聞知之列詩曰貽厥孫謀以
燕翼子惟先生有焉是宜銘
不在其身在其子孫樂石嶙峋表此墓門以昌厥
後人

張學海先生墓表

先生諱繼倫字學海晚號雪松老人其先淮安人自處士友始遷安丘數傳至澄以明經主武安簿澄生守蒙守蒙生民感字霖海以子贈文林郎文林公生三子先生其第二子也兄嗣倫萬曆壬子舉人弟緒倫崇禎辛未進士官御史先生生三月而文林公歿稍長母王太孺人爲擇名師授以尚書太孺人督諸子嚴每塾歸必命夜讀而自紡績其側先生與兄弟感母意競力於學先生少有異稟年十四補邑諸生天啟丁卯貢入太學崇禎庚

午應山東鄉試主司賞激其文以多奇字置副榜
是時以明經謁選人例得縣令不就初先生與其
兄弟同有盛名於場屋至是兄弟先後得雋去顧
先生獨不遇先生自痛不逮養其父事母至孝太
孺人以老壽終先生日夜孺子泣久而不衰少與
兄弟同學相友愛事孝廉君如父比病革藥餌必
親事丘嫂二十年不懈侍御君巡視兩淮饑政有
巨商某罪當抵攜重貲走千里乞先生一言緩其
獄先生艱然曰吾方以辦職勉吾弟顧翫其法耶
絕弗與通其兄弟間行義相成類如是尤爲德於

鄉黨明末兵興二東郡邑多陷薄安丘先生佐縣
令纂嚴城守指畫方略城賴以完時流亡相屬凡
入縣境者率收卹之亂定各遣歸其家有鄉人負
幼女倉皇過門問之則將粥以償官錢也出金鑿
其負女得不粥有遠賈糴粟邑中將行發視半沙
礫知爲駟僧所給然莫能誰何之先生爲白有司
治如法賈竟獲原直歲祲有貧士數十人求發官
廩不得先生慨然指困賑之甲申客青州時山東
大亂賊魁趙應元自長山夜襲青州入之先生聞
道跳歸有識之者曰勿驚長者卒免於難先生長

九尺美鬚髯貌矍然以清嗜讀書淹通經傳諸史
旁至醫卜皆窮其奧六書學蘇米晚得二王之神予
又嘗從斷縑見所畫風竹蕭疎圓勁節目磊砢想
見其人非天機清妙不能造也嘗闢書室空無所
有惟圖三代鐘鼎盃鬲之屬於四壁蓄一琴時撫
弄以寄意夷然不屑也順治乙酉復遊太學未幾
歸歸得痰疾四日卒先生有倜儻之才高潔之操
既不用於世退而修行於家爲德於鄉里故其可
見者止於此而已正萬曆乙酉六月某日卒順治
乙酉十月某日年二十一娶許氏河間縣知縣進
之子前卒繼娶孔氏正男子一人卽貞康熙壬子拔
貢官翰林孔目女子六人婚嫁皆名族以丙戌歲
五月某日葬城東五里河之原於是距其葬三十
有二年矣

吳臨穎墓表

康熙丙午歲余居京師一日於榮水部開邸舍見壁上詩署名曰吳雯者一再讀之愛玩不忍割去訊水部誰何水部太息曰同年故吳君康侯之子雯幼孤肆力於學問所爲歌詩數十百篇率可誦雯有母年五十有弟三人妹二人婚嫁皆仰雯雯年二十一再赴太原試於有司不見收家益落輒挾其文章北遊京師謁父執之官中朝者久之無所遇雯有妹嫁安東縣旬月前襍被策蹇驢往江淮去矣逾二年戊申三月蒼頭通賓客視其刺則

雯也躍起相見稍稍與談藝多微中詢其家門衰落之狀泣而言曰雯父以乙未第以丙申死顛沛半生而不獲一日之安鄉國稱善士而不食一日之報年不及艾官不及生前乃於身後授官臨穎天乎悲哉言未既涕泗縱橫下予爲反袂久之自是與雯數飲酒賦詩歡相得也歲且暮一日雯請閒曰雯將歸省母顧雯父之歿也雯方十有三歲未能出遊當世賢豪長者乞其言以傳後世每一念之若負芒刺先生固天下之名能文辭者所以不朽雯父將在先生之言予哀其志乃爲据狀而

表其墓君諱允升更名來亨字于公一字康侯世爲遼陽人少從其祖官雲南祖歿王事君獨與父客萬里外會遼左多故父隻身北歸視其家而畱君於滇客中無書探篋中得漢書一部遂日夕讀之且讀且泣鄰有盧先生者聞而異之請與相見問讀何書曰漢書也叩以疑義應答如響盧先生者駭曰此非常兒引歸其家歲餘父再至滇乃與俱歸補定遼右衛諸生順治二年中鄉試七年就選人得蒲州學正會叛帥姜瓖據大同三晉震動蒲境時有竊發事平奸人或藉以羅織善類君力

請於制府孟忠毅公全活甚衆平居與諸人切劘
爲文章勗以道義成就甚夥攝知榮河縣事以清
惠聞順治十二年成進士人方謂君長駕遠馭之
才可以一試明年正月而君病且死矣嗚呼可哀
也唐元道州有言曰正直而無祿位忠信而久貧
賤仁讓而至喪亡異於是者顯榮當世誰爲辨士
吾欲問之若吳君者可謂正直忠信仁讓之士也
而坎壈摧折不得展布尺寸卒賫志以死豈非天
哉君娶朱氏有子四人雯霽霏霞女二人適陳發
劉麟書孫一人江蘭雯出雯年少負才氣爲詩歌

文章踔厲風發非終貧賤者君未竟之志雯必繼
之君可瞑也已

孝廉李君墓表

傳曰先王之制爲三年之喪也使夫過者俯而就之不及者跂而及之也子夏除喪而見予之琴彈之而不成聲子張除喪而見予之琴彈之而不成聲尼父皆無譏焉古道浸衰江河日下與其爲師也者母寧其爲商也長山孝廉李君之歿四十年矣冢子孟縣君一日來謁予文表墓其容深墨瞿瞿然皇皇然若在初喪者可謂賢矣予方宅先祭酒府君憂感君意不忍終據禮以辭乃爲之表按狀孝廉君姓李氏諱篤之字元根其先棗強人曾祖

芳洲翁諱某祖見山翁諱某父太學公重熙自見
山翁已上三世皆以宮保公化熙
皇贈光
祿大夫太子太保都察院右都御史君少有異稟
日誦數百言號奇童爲諸生篝燈課讀如後門單
素崇禎丙子歸安凌忠清義渠武進陳伊菴組綬
典山東鄉試二公海內聞人得君文奇之以第三
人中式明年丁丑春官下第已而庚辰癸未再報
罷旣數困公車又遭世亂遂發憤嬰疾以死君少
儻好振窮周急身爲貴介而修布衣之行居恒
請謝賓客如恐不稱有鄭莊之風客至輒流連閉

閣徵歌顧曲參橫月落飲酒至數斛不亂邑姚徐
兩姓囂訟十餘年得君片言輒解牛某侵官帑株
蔓親族甚衆君慨然白之釋無辜數十人俠聲流
聞慕義者遠近如一東武王某爲怨家所中其父
兄謂曰必長山李先生也能活汝者扶服五百里
及門君力出之無德色其勇於爲義皆此類乙酉
春感痰疾不起無知不知皆搯擊太息配趙孺人
德言純備飯衣白業撫孤子二人皆成立布衣蔬
食二十六年如一日焉君生以明萬曆丁未十二
月初三日卒以順治乙酉二月初六日年三十有

九孺人生以萬曆戊申八月初五日卒以康熙辛
亥八月十八日年六十有四子三斯升早卒斯恒
貢士起家孟縣知縣斯孚廩生女一適予從姪啟
溥太史公謂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倣
儻非常之人稱焉跡君生平折節善下緩急倉卒
可恃拔人於危而不自爲功所謂非常之人與顧
連蹇弗遇年不及強仕惜哉予故表其梗槩俾鑿
諸麗牲之碑聊慰孟縣君之懷慕云爾禮曰父母
既沒必求仁人之粟而祀之孟縣君將以予言爲
仁人之粟也予滋愧矣

漁洋山人文略卷七

